1 4
1555
84
84

# 江南餘載

1555
84

四庫全書提要

江南餘載二卷

臣等謹案江南餘載宋史藝文志載之霸史類中不著撰人名氏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光南唐書音釋竝作江南館載字之訛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是書原序畧曰徐鉉始奉詔爲江南錄其後王舉路振陳彭年楊億皆有書大槩六家皆不足以史稱而龍袞爲九甚熙寧八年得鄭君所述于楚州其事迹有六家所遺或小異者删落是正取百九

十五段以類相從云云然振孫謂鄭君者莫知何人考鄭文寶有南唐近事二卷作于太平興國二年丁丑又江表志三卷作于大中祥符三年庚戌不在此序所列徐鉉王舉路振陳彭年楊億龍袞六家之內則所稱得于楚州者當即文寶之書檢此書所錄雜事亦與文寶江表志所載互相出入然則所謂刪落是正實據江表志爲稾本矣今世所行江表志名爲三卷實止二十四頁蓋殘缺掇拾已非完書此書所謂一百九十五段者今雖不可全見而永樂大典內所引尚夥多有江表志所不載者則江表志雖存而實佚此書雖佚尚有太半之存也宋志載此書二卷書錄解題等諸家書目並同今采輯其文仍爲二卷以補江表志之闕焉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臣陳昌圖

# 江南餘載卷上

昇元初烈祖南郊是日司天奏日延三刻按江南野史作月延三刻此作日未識孰是

天官書太乙紫宮尚紫故南郊壇墠皆取其色江南用五色此五帝壇耳禮官失之

江南文臣烈祖時唯稱楊彥伯高弼孫晟李匡明龔濬蕭儼成幼文賈潭潭及事元宗元宗時江文蔚王仲連李貽業游簡言湯悅高越越及事後主張義方張緯鍾謨李克明張易趙宣輔宣輔及事後主陳繼善後主時徐鉉徐鍇韓熙載

王克貞張洎張潁張佖楊澤朱銑喬舜潘文祐湯澥楊滂郭昭度孫舉伍喬孟拱辰馮謐李平張紹賈球顧彝

烈祖夜坐南薰閣召見道士王棲霞問何術可致太平棲霞對曰治身治心乃治家國之本今陛下飢嗔飽喜尚不能節何以福及蒼生是時元宗母宋后在簾中聽之歎爲至語賜以金帛棲霞皆不受所居元眞觀西北陂澤中有高樹棲霞嘗於其上焚拜奏章烈祖欲爲之建壇棲霞曰建國之初經用不足不宜營此閒務

烈祖嘗以中秋夜翫月延賓亭宋齊丘等皆會時御史大夫李主明面東而坐烈祖戲之曰偏照隴西主明應聲對曰出自東海皆以帝之姓爲諷也

烈祖爲政事僕射時遣人聘越問識羅給事否曰不識亦未聞名越人曰四海知有羅江東爾獨拙於耳乎對曰金牓上無名所以不知也

王愼辭北使時烈祖授以論荅事語百餘條皆機務之要嚴可求覽之請益一事曰若問黑雲長劍多少卽對以來時五十指揮皆在都下柴再用不得赴鎭也愼辭至汴京果首問是時方議南征聞愼辭所對遂罷兵

元宗初馮延魯自水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李建勳歎曰爵祿所以馭士今四郊未靖而延魯以一言稱旨輒驟遷之若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按陸游南唐書延魯本傳亦載此乃江州觀察使杜昌業之言此作李建勳疑誤）

元宗嘗語散騎常侍王仲連云自古江北文士不及江南衆多仲連對曰老子出亳州眞源仲尼出兗州曲阜然則亦不少矣上有愧色

後主末年洪州有婦人萬氏善言禍福遠近謂之萬仙童江正臣謂時人曰此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者也未幾而曹彬渡江

張憲爲監察御史後主既納周后頗留心於聲樂憲上疏言聞有詔以戸部侍郎孟拱宸宅與教坊使袁承進居止昔高祖欲以舞人爲散騎常侍舉朝非笑今承進教坊使耳以侍郎宅居之亦近之矣後主批荅賜帛三十段以旌敢言

開寶中鄂國公從謙使梁以水部員外郎查元方副之既至而盧多遜爲館伴使與元方對奕忽謂元方曰江南畢竟如何元方斂衽對曰江南事天朝二十餘年君

臣禮分極矣復以如何爲問耶多遜爲之愧謝因曰勿
謂江南無人

曹翰屠江州瞧類無所縱而義門陳氏昆弟七人散處
城中事定皆還無所損人以爲孝義之感

建州既平俘虜人口稍多宰相李建勳請官出錢贖之
還本土東閩賴之

徐鉉在徐州治官舍得宿藏錢數百千鉉恥而不取乃
復瘞之後鉉家老奴潛往發之聞無所覩

保大中太平府聶氏女年十三歲母爲虎攫去女持刀
跳登虎背連斫其頸虎奮跳不脫遂斫虎死乃還家葬
母屍

嚴續在江州有奴忤意續策逐之州有柏林多虎奴請
殺之輒持梃往擊虎母并數子皆殲焉或言潭有蛟奴
解衣下浴蛟來繞之乃急拽登岸烹而食之謂人曰吾
勇無敵恨不見用於時耳

徐鉉言銅陵縣尉某懦不能事嗜酒善狂嘗與同官會
飲江上忽見賊艘鳴鼓弄兵沿流而下尉乘醉仗劍驅
市人而襲之賊皆就縛焉事聞後主嘉之賜以章服除

本縣令此因酒而倖成也

錢氏科斂苛慘民欠升斗必至徒刑湯悅徐鉉嘗使焉云夜半聞聲若釁麂號叫及曉問之乃縣司催科耳其民多騾行或以篾竹繫腰

徐知訓在宣州聚斂苛暴百姓苦之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問誰何對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入覲和地皮掘來故得至此

張崇帥廬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覲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又入覲州人不敢交語唯道路相目捋鬚爲慶而已崇歸又徵捋鬚錢其在建康伶人戲爲死獲譴者云當作水族去陰司遂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獺

姚鳳爲內轄使肴饍嘗因病思鹿血羹輒殺北苑長生鹿食之

宋齊丘好交術士得罪之日出入其門者蓋八百人

翰林學士江文蔚侍宴醉而無禮明日拜表謝罪上命賜衣一襲以慰之

元宗宴於別殿宋齊丘已下皆會酒酣出內宫聲樂以

佐歡齊上醉狂手撫丙人於上前衆爲之悚慄而上殊不介意盡興而罷明日上於臥帷中索紙筆賜慰齊丘乃自安

游簡言爲中書侍郎兼領銓選差擇清峭有邵唐者試判不入等上疏言簡言父恭嘗爲鄂帥杜洪記室洪與朱梁結連恭預其謀簡言乃逆臣之子不宜列於清近上怒其誹謗詔決杖配流饒州

馮延己自元帥府掌書記爲中書侍郎登相位時論少之延魯之敗御史中丞江文蔚上疏請黜延己上曰相從二十年賓客故寮獨此人在中有亦何足怪雲龍風虎自古有之且厚於舊人則於斯人亦不得薄矣

楊守忠授武昌節度使宣麻日有禿鶖當正衙立班退乃去未幾而守忠卒

開寶中嘗一夕有禿鶖自西北來成羣蔽天自初更至中夜方盡

趙宣輔者中原人仕於江南官省郎頗有時名重陽日與兩浙諸公登高於北山誦杜甫詩以勸酒至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潸然淚下坐客異之未幾

宣輔卒

劉奐自言生時五星雖在吉地然俱隱不見吾必不得爲權勢官矣後奐官終起居舍人

姚端年十八狀元及第宰相游簡言以女妻之未幾疾終時人謂之女殺狀元

高越爲書生游河朔有牧伯欲妻之爲鵒子詩而去詩曰毛骨英靈志性奇摩雲專待整毛衣虞人莫便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越後爲查氏壻

江夢孫夜夢直木生於庭詰朝其妻產男遂名直木幼聰睿後官至刑部員外郎

張洎云嘗至信州龍虎山值鄉民產子者手執金如意一枚而生此子後爲道士不知所之

張洎與錢若水夜直太宗開滋福殿召二人草制詞加李昉左僕射班洎輒前數唐以來十餘名相皆有德望鎭服天下故自右加左今以此待昉非公議所允若水欲進解之洎嘗帝前以笏挂若水曰陛下熟知矣明日洎進制草有云黃樞重地難委於具臣蒼昊景靈懼催於大譴太宗竟從洎意昉止右僕射歸班按此條載李昉加左僕射

係宋太宗太平興國時事與江南無涉或因張洎而及之洎仕南唐爲清輝殿學士江南平歸宋拜太子中允

保大末太弟懇乞就藩燕王宏冀爲皇太子以令旨牓子遍逐昭慶宮僚太弟省鎮國門上馬就道論者知太子之不永焉按元宗十六年三月改元交泰立宏冀爲太子是年五月即奉周顯德年號明年九月太子宏冀卒

徐鍇以屯田郎中知制誥久次當遷中書舍人而宰相游簡言每抑之鍇遂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之才地何止舍人但兄弟並居清要物忌太甚請少緩之使衆稱淹恤進固未晚鍇頗怏怏簡言徐出妓佐酒疊唱歌辭皆鍇所製鍇乃大喜起謝歸以告兄鉉鉉曰汝乃爲數闋歌換中書舍人耶

趙叟者自保大之初至於開寶之季嘗爲貢院門子每歲放牓之後或去或留卒慶慰之若出於叟手然進士何蒙贈叟詩曰桂枝輸卻正淒然又被鸎聲聒晝眠唯有趙翁知仔細相傳好語待來年

開寶初舉子齊愈及第綴行至白門忽於馬上大笑不已遂墜馭者扶策良久乃蘇蓋其喜成名如此

趙綺困於場屋將自三山北渡以歸梁京爲邏者所得

遂下廷尉從獄中上書曰初至江干覺天網之難漏及歸棘寺知獄吏之可尊後主覽之批其末曰陵雖孤恩漢亦負德乃釋其罪明年綺狀元及第

賈覃自言應舉時從禽於鄠杜忽於村店遇大僚避雨者竊訪之乃主司楊侍郎涉當時匆遽不暇脫韋袴衣襴襲卷投贄楊公稱歎再三覃自以爲必入等矣及牓出則無名有私於楊公者公曰覃好事業但不脫衣袴故爲累耳

國中有稱冤者多立於御橋下謂之拜橋甚者操長釘擕鉅斧而釘脚又有闖入於殿庭者謂之拜殿後主時進士曾顗謝泌皆南省下第而顗釘脚泌拜殿以稱冤士風於此掃地

陳致堯雍熟於開元禮官太常博士國之大禮皆折衷焉與韓熙載最善家無擔石之儲然妾妓至數百暇奏霓裳羽衣之聲頗以帷簿取譏於時二人左降者數矣熙載詩陳郎不著世儒衫也好嬉游日笑談幸有葛巾與藜杖從呼宮觀老都監其廳中置大鈴大署其旁曰無錢僱僕客至請逸之

高鎬有通天犀帶業毅有歌人皆當時無比者嘗請博戲之滿座屛氣鎬擲大勝鎬命歌人引滿一曲以辭舊主歌罷遂攜以歸

柴再用按家樂於後園有從人竊窺於門隙者再用遇之召至園中使觀焉曰恐隙風傷爾眸子

孫晟初事秦王從榮從榮敗晟漁服亾命至貞陽未及渡追騎奄至晟不顧坐淮岸捫敝衣齧蝨追者捨去乃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延與語晟陽瘖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伺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喜其文辭遂與禪代祕計

江南餘載卷上

江南餘載卷下

德明宮本南唐烈祖之舊宅在後苑之北即景陽臺之故址有太湖石特奇異非數十人不能運致即陳後主之假山遺址其下有井石欄有銘字跡隱隱猶在

後苑有宮髻石世傳張祜舊物上有杜紫微杭州刻字相寄之跡祐以其形若宮髻故名之云祐平生癖好太湖石故三吳牧伯々以爲贈焉

元宗罷朝多御延英殿聽公卿奏事因即其處爲閤甚壯有司請置額名上以生月在孟春御題爲千春閣

朝元門三橋龍躍鎭國天津二曲尺跨水覆屋舊制文武大臣帶平章事者許乘馬行過鎭國天津二橋百官皆就二曲尺下馬

元宗遷都洪州過蕪湖江口永壽禪院親射偃蓋松東南枝遂枯死至今御箭仍在

讓皇在泰州賦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二十年前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煙凝遠岫愁千疊雨滴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量

烈祖爲尚書左僕射年甫三十自以居揖讓之際非老舊無以臨衆乃服白髮藥一夕皓然

讓皇在泰州數年每有嗣息及五歲必有中使至賜品官章服然卽日告卒

蘇洪規築揚州城古冢中得石銘其文曰日爲箭兮月爲弓射四時兮何曾窮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人隨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窿夫人墓兮在其中猿啼鳥叫煙濛濛千年萬年松柏風

進士舒雅嘗從鄭元素學元素爲雅言溫韜亂時元素

隨之多發關中陵墓嘗入昭陵見太宗散髮以玉架衛之兩廂皆置石榻有金匣五藏鍾王墨跡蘭亭亦在其中嗣是散落人間不知歸於何所

宋齊丘出鎮洪州詔賜錦袍烈祖親爲衣之李建勳贈詩有一人看上馬雙節引還鄉之句時論榮之馮延巳李建勳拜相張義方獻詩曰兩處沙堤同日築其如啓沃藉良謀民間有病誰開口府下無人只點頭

莊布訪皮日休不遇因以書疏其短失世頗傳休子光鄴一云爲吳越王使江南輒問江表何人高或對曰近世無聞之所此贈皮日休書家藏一本光鄴大慚

保大五年元日大雪詔太弟以下會宴登樓賦詩遣中使就李建勳第示之建勳與中書舍人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皆和進呈復召建勳義方鉉入夜艾乃散鉉爲之敘太弟使名上畫爲圖障按元宗元日大雪登樓詩云珠簾高捲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宵飄律管東風今日放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掩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尊有酒可憐清味屬儂家

李夷鄴者前唐諸孫嗜酒不羈保大初以宗室賢才拜

正卿累經左降逾年輒復舊官元宗上巳開宴夷鄴不在召中乃獻詩曰偶憶昔年逢上巳輕舟柳岸宴羣臣人閒蹇薄時時歎天上風光日日新玉帛巳來諸國瑞瑤池固有萬年春賦詩飲酒平生事腸斷金門願再親上賜御札曰我家有此狂宗正快哉

徐鉉爲人忠厚不以位貌驕人在海州時蒯亮爲錄事參軍鉉與往還如僚友亮授代鉉以詩送之曰昔時閒有蒯先生二十年來道不行抵掌會談天下事折腰猶忤俗人情老還上國風光少貧裏歸裝結束輕還客臨流倍惆悵晚風黃葉滿孤城有印絫者獻詩曰不將才業暫時誇人仰聲名遍海涯月滿朝衣聽禁漏更闌分直掃宮花諫書未上先焚槀御筆曾傳立草麻見說下朝無一事小池栽葦學僧家

徐鍇撰義門陳氏書堂記有男女長幼以屬會之辭旣巳授之又密令寫碑人自於未添一食字或問其故鍇曰非食無以義聚欲以此一字爲陳氏子孫之誡耳

李建勳致仕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荅曰司空猶不作那敢作司徒幸有

山公號如何不見呼
李建勳罷相元宗於西苑天全閣別置廳院待之命右僕射孫晟同寓直焉建勳進詩曰御苑賜房令待詔此身殊勝到蓬瀛禁中仙樂無時過階下常人不敢行疊穎弄芳秋氣落叢柯聳翠露華淸天廚送食何功享空詠康哉贊盛明
張洎潘祐俱爲忘形之交其後俱爲中書舍人乃相持祐之死也洎益有力
韓熙載南遷上表略曰無橫草之功可補於國有滔天之過目累其身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牀而坐泣三千里路送孤客以何之一葉扁舟乘病身而前去上惻之遂留不遣
開寶中張昭通判建州奉敕至武夷山淸秋雨歇聞雲中仙樂自辰及酉不絕大抵多竹聲昭故曉音律審其曲有人間迎仙客云
開寶末長老法倫夢金陵兵火四起有書生朗吟曰東上波流西上船桃源未必有眞仙干戈滿目家何在寂寞空山聞杜鵑

祕書郎刁侃文安郡公（按文安和公徐游知誨子也初名景游避元宗諱去景字）之愛壻姻連戚里第宅蕭灑二日侃弟妹於庭下忽見兩人浴古槐而上以瓦擊中之應手墮地四肢雖具長纔三寸許狀如世所畫夜又然瘥之是夕侃家堂室之間鬼怪無數或見大手或呈巨顙如是者三夕餘設醮謝之猶不已也是時周維簡講易於侃別院獨無變怪於是盡徒焉維簡方說泰卦倦而假寐恍惚中見冠裳者數百人前揖自言昔自南岳來寄居古槐歲月已久今刁侃弟妹皆無道橫害二子悲歎不堪適當索償既匿先生之舍且先生方講聖經非某措手之時願聞談義容解脫之矣維簡驚覺爲之齋沐旬日終篇鬼怪乃絕

安陸人毛生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嘗至洪州以弄蛇取食積十餘年有賣薪者自鄱陽來夜夢老父云爲我寄一蛇與毛生可乎賣薪者許之至洪州運薪將盡有蛇蟠船中棖觸不動因悟前夢擒以訪毛生毛生擬之忽嚙其乳大叫仆地食頃已爛亦不知蛇所在

金穀爲御史判官遣御史臺主簿判覆刑司歲餘染疫言見三囚荷校自陳罪不至死而君誤寘於法今得請

於上帝君本猶有三十餘年在世三人各折君十年宜
知之明日毅卒

祕書監歐陽遇判大理寺日奏當潭陽縣令余紹卿死罪時論冤之既而紹卿常見形相隨遇惡之乃請告至廬山九天使者廟下設黃籙齋醮以淨陰冥然紹卿亦至席開其夕遇爲鬼神摧擲殿下而斃

朱齊丘至青陽初命穴牆給食俄又絕之餓者數日中使謂齊丘曰俟令公捐館方供食耳以絮塞其口遂卒卒時有黑氣起直貫九華山元宗暮年禁中往往見齊丘陳覺李徵古如生時禳之不去甚惡之因議南幸大子宏冀病亦數見太弟爲祟云

楊懷義爲侍衛時方在園中鐺鼎忽自廚中成行而出列於庭下又半夜戈戟忽有聲火出炎炎者數夕俄而敗下獄

賈誥善望氣罷節鎮歸闕時艤舟江上忽見曉天氣如鸞鳳須臾羽翼零落色變爲蒼誥歎曰此爲我耳自是慘然不樂及召對果以忤旨謫授諸衛將軍

殷文圭爲舉子時嘗經大澤中遇大雨震電僕乘皆踣

文圭安詳如不聞及至逆旅從者怪之試視文圭兩耳皆有泥封塞云後爲翰林學士

魏羽肄業於白鹿洞臨赴舉大醉臥百花峯下稍醒忽有鬼物十數輩環侍其側羽驚問之對曰以公貴人故奉守耳其後羽以昭文館校書起家過江至三司使工部侍郎

開寶中吉州城門有人面方三尺許睆目多鬚自旦至酉乃沒

開寶中宋師至金陵詔鄭彥華以水軍迎戰於慈湖峽是日重霧不解八月十一日白虹貫日咫尺不分

范陽盧文進自云嘗偕契丹入絕塞射獵以給軍食一日晝晦星象燦然衆皆懼捕得番人曰吾國以爲常也頃之景復開朗

江州有田婦採拾於野忽爲虎攫而踞之婦向天大呼虎舉其掌婦視其中有刺因爲拔之虎乃捨婦而去

元宗時海國進象數頭皆能拜舞山呼

靈芝圖言千歲蝙蝠色如雪曰如砯集則倒懸以其腦重故也服此可以長生後主時有人獲之進上上方事

佛禁殺戮而不用後不知所之

唐末有御廚庖人隨中使至江表聞崔胤誅北司遂漂浮不歸當事吳至烈祖受禪御膳宴飲皆賴之有中朝之遺風其食味有鷺鷥餅天喜餅駝蹄餤雲霧餅（按陸游南唐書雜藝列傳所載尚有春分餤蜜雲餅鐺糟炙瓏璁餤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頭而無雲霧餅附載於此）

後主篤信佛法於宮中建永慕宮又於苑中建靜德僧寺鍾山亦建精舍御筆題爲報慈道場日供千僧所費皆二宮玩用

鄭元素者溫韜之甥隱居廬山青牛谷不交人事元宗召至都下館於徐鉉家及卒鉉令元素鄉人龍敏瘞其屍於石子岡臨穴之際有七鶴盤旋空中敏輒禱之一一下拂棺蓋

許堅往來句曲廬阜之間草裝布囊或臥於野或和衣浴澗中蕭然不接人事獨笑獨吟而已其詩有云祇應天上路不爲下方開道既學不得仙從何處來又題簡寂觀云常恨眞風千載隱洞天還得恣游遨松楸古跡一壇靜鸞鶴不來青漢高茅氏井寒丹亦化元宗碑斷夢曾勞分明有個長生路不向紅塵白二毛堅詩頗多

其語意類此景德中無疾卒於金陵歲餘忽於洪州謁見兵部員外郎陳靖靖至建康言之王化基發其墓已尸解去

魏進忠不知何許人徐玠稱其有飛鍊之術上罵於烈祖俄擢爲延英殿使寵錫甚厚詔以延英殿爲飛鍊所進忠進宅於皇城之東廣致妓樂託結貴近出入尊從擬於王者或賄人金帛動盈千百士人多附之經數年竟無狀遂配東海縣

周繼諸者鄱陽人詣闕上書累官至郎省告免歸鄉里名僧道士爲雲泉之交元宗召之授以美官堅辭不就上嘉之賜粟帛又賜金鈕一柄敕曰是朕苑中自種藥者今以賜卿表卿高尚之節

蜀人陳曙者王氏末年避地淮南隱於蘄州山中鄉人祀神曙不召亦必至醉飽而後去雖百神祠曙能徧往也其所居屋一間道書數卷而已與蛇虎雜處而泰然無所忌元宗遣中書舍人高越齎束帛徵之三往不應後徙居鄂州不知所終越贈曙以詩曙次韻荅之云龍脩儒業學脩眞養拙藏愚四十春到老不疎林裏鹿平

生未識日邊人潤花發處千堆錦巖雪鋪時萬樹銀多謝朝賢遠相問未聞雞得鳳爲鄰

僧謙明嗜酒好爲詩獨居一室每日鐺中煮肉數斤醇酒一壺不俟爛熟旋割旋飲以此爲常嘗中秋詠月云迢迢東海出漸漸入雲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乘興遂于夜鳴鐘烈祖聞之不罪也召問其所求對曰唯願鵝生四腳鱉著兩裙

江南餘載卷下

# 五國故事

五國故事訂誤

上卷

第二頁前一行黑雲都下脫累以軍功定淮南地唐拜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其十八字

第四頁前一行以見楊氏下脫楊氏二字

第五頁後四行吾兄爲爲政暴急下脫主字

第六頁前二行曰我家郎下脫君字

第九頁前六行初緹下脫以字

後二行後蜀先主下脫王字又建字下脫字光國三字

後三行有神人謂下脫之字

第八頁前二行市入下脫曰字

下卷

第六頁後四行因字下脫立字

後八行自光山下脫起兵二字

右據盧學士抱經堂校本勘定

# 五國故事卷上　劍光閣鈔　開雕

## 僞吳楊氏

先主行密 唐淮南節度使中書令終吳王渭僭號乃追冊爲武皇帝廟號太祖

渥 不僭號渭稱吳乃追諡爲景皇帝

渭 僭稱大吳列諡曰宣皇帝

溥 僞號爲讓皇帝乃李氏傳位之後冊爲高上思元崇古讓皇帝亦非吳也

## 僞唐李氏

先主 昪 僞諡爲孝高皇帝廟號烈祖

嗣主 景 僞諡至道文宣孝皇帝廟號太宗

後主　煜入朝封違命侯旋封隴西郡公殂追封吳王

前蜀王氏

先主　建僞謚神武孝德明惠皇帝廟號太祖

後主　衍歸降唐明宗追封順聖公

後蜀孟氏

先主知祥僞謚文皇帝廟號高祖

後主　昶歸朝封秦國公薨追封楚王謚曰恭孝

僞吳先主吳王行密廬州合淝人力舉三百斤微時居常獨處必見黑衣人侍其側後既有衆遂令部兵悉以黑繒羃其首號曰黑雲都行密之妻兄朱延壽始爲行密稱薦旋至壽州節帥而延壽潛以宗姓通於梁祖將規淮甸行密乃謀去之且慮召之不至遂詐爲目疾凡三年其妻旦夕視其動靜以爲信至於私於隷僕悉避餘人唯不避行密密一日謂其妻曰吾目疾不瘳矣諸兒且不克省軍府之事當屬於舅汝宜召之其妻自以書召延壽既至行密處正廳潛兵以見之俄而開目曰數年不見舅今且果相覯延壽惶駭遂叱勇士執而殺之仍廢其妻焉行密雄豪而頗有度量蘇州刺史成及

及浙之八都也後爲彰義軍節度使兼侍中皆王命也爲部所叛執送行密密以其厚重伉直頗重之舍於正廳之後房室間亦有劍甲之類而行密盛暑中日以單衣而至與及飲膳了無疑忌之色及又嘗抵行密內室見行密方起盥漱而右手擎一沙羅可百餘兩水滿其中而洗項則力舉三百斤不謬矣渥密長子既襲父位遂舉兵克江西虜鍾氏而歸先是謠言云楊老抽嫩鬢堪作打鍾槌此下有脫誤聲猶未卒不堪嗣父事乃同謀害之而立其弟渭槌折之言蓋冥符也初溫之與顥同謀害渥實戊辰歲夏六月也

議既定其夕將瞑顥已先入而溫使告顥曰今非晉直不欲俱入慮其謀漏泄請顥獨訖其事然後見報顥諾之其夕既殺渥遂召溫溫乃詣城門大哭曰張顥弒逆殺害老令公郎君矣軍衆皆爲之哭其夕遂殺顥立楊渭渭以溫兼左右軍政焉渭既爲主至己卯歲建僞號先是梁受唐禪楊氏遂不復朝貢因稱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閒一年渭卒乃以其弟丹陽王溥襲位僞諡渭爲宣皇帝焉朱瑾者楊氏之名將也徐溫既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廣陵政事謂之政事僕射瑾與知訓

有通家之好嘗使知客詣知訓之第知訓纔二十餘頗以聲色爲務而潛與知客通取其所佩綃巾知客懼歸以告瑾瑾頗銜之一日楊氏會鞠於廣場知訓與瑾立馬觀之馬首相接瑾因揖知訓曰那日綃巾希以見還知訓知事泄且慮瑾爲變翌日遂諷楊氏出瑾爲歷陽瑾知爲知訓所排將整行計密有圖知訓之意及知訓詣瑾告別時盛暑瑾以水徧灑廳事皆汪洋不可駐足乃直抵其內瑾大設宴以待之出愛姬姚氏薦酒乃獻名馬（瑾愛其馬夏以羅幃冬以錦帳覆之）知訓納拜於瑾瑾以手板擊殺



之截其首提入以見楊氏聞變乃閉諸門且曰伊自有阿爺處置是事瑾以楊氏不見納遂踰城而出因墮城下折足乃自剄吳人暴其尸於市蟲蛆不犯卽日其事聞於昇州知誥誥謀於宋齊丘丘曰請明公卽令渡江定其事仍馳聞令公（令公卽溫也時在潤州）則政事之任歸公矣不然令公當以諸子入代明公無望矣知誥立從之溫聞知誥已入遂因而許之知誥既代知訓以厚重淸儉鎭撫時俗頗革知訓之道矣徐溫嘗入覲知誥密聞於楊氏曰溫雖臣之父忠孝有素而節鎭入覲無以兵仗

自從之例請以臣父爲始乃命溫悉去兵仗而入旣消
知誥之第侍奉彌謹初更睡覺見有侍於牀前者問之
曰知誥溫因遣其休息知誥不退及再寤又見之乃曰
汝自有政事不當如此以廢公家之務知誥乃退及溫
中夕而興又見一女子侍立問之曰知誥新婦亦勞而
遣之他日溫謂諸子曰事在二哥矣汝輩當善事之溫
好被白袍知誥每遇溫生日必獻一日旣獻而座客有
諂溫者曰白袍不如黃袍好知誥遂斥之而謂溫曰令
公忠孝之德朝野所仰一旦惑諂佞之說聞於中外無

乃玷烜赫之名願令公無聽其邪言溫亦然之知誥慮
溫急於取國而已非其嫡不得以嗣故以是言之然內
謀其家外謀其國勞心役慮數倍於曹馬矣宋齊丘旣
在知誥賓席溫甚疑之有石頭大師者溫頗加待遇而
齊丘亦寓於石頭之精舍一日溫謂石頭曰宋措大在
吾兒子門下甚非純信之士慮其近習不以忠孝爲務
師其察之石頭乃伺其所爲而齊丘已穿其意自是晨
出暮返歸必大醉或以花間梱曲謳歌之辭以示之石
頭乃謂溫曰宋措大蓋狂漢耳不足爲慮溫由是不介

意知誥之兄知詢以徐溫既卒乃代爲金陵節制爲政暴急仍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乃紿以楊氏將申輔相之命使知詢入朝知詢信之亟請入覲及至江都舍於知誥之第且不得見知詢詰之知誥曰吾兄爲政暴急上知之將加譴責　待罪於私第尚恐未暇況欲見乎知詢由是始悔入覲尋處環衛之列焉行密四子渥渭悉襲僞位唯濛爲溥之長（濛第十六溥第十七）而長於弓馬徐氏忌之故不立而終構其罪自臨川王廢爲歷陽公幽於歷陽濛聞將有禪讓遂殺監守者與其下二騎赴廬江詣周本（本時爲廬江節帥本即濛之婦翁也）本之子祚閉門不納本聞之曰我家郎何以不見祚不荅因執濛官之於外濛因殺數人而卒徐氏使溺其屍於江中知誥在相府嘗一日不悅其夫人問之知誥乃告曰夜夢不吉以是爲憂耳夫人曰夢無吉凶在人護之耳有善護者請召之庶解憂慮知誥因出聽事俄見周宗於庭下乃謂曰我昨夢過順天門俄而仆地非凶邪宗亟拜賀曰此明公宜合入簒立也知誥大悅及宗入內室與夫人同席而飲後使宗知鹽鐵職務家遂大富官至侍中焉徐氏將移楊

氏之祚乃以昇州爲大吳西都揚州爲東都聲言將遷楊氏於江南改白沙爲迎鑾鎮俄而遍禪稱楊氏欲入道乃營室於茅山遷溥居之冊曰受禪老臣臣知誥謹上尊號曰高尚思元崇古讓皇帝溥既渡江賦詩略曰煙凝楚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細思量及將遇弒方誦佛書於樓上使者前趨溥以香爐擲之俄而見害李氏以海陵爲泰州置永寧宮於州之門右遷其族以處使親信褚仁規爲刺史以專防護後周世宗渡淮李氏急使人赴海陵盡害之

知誥自以取國艱難乃志勤儉金陵雖升都邑但以舊衙署爲之唯加鴟尾欄檻而已其餘女伎音樂園苑器玩之屬一無增加故宋齊丘爲其撓辭曰宮砌無新樹宮衣無組繡宮樂盡塵埃皆其實也知誥即位改姓李氏更名昪稱大唐今書其舊名欲易曉也宋齊丘既以徐氏啓慶開國之宴遂乘醉大詬於筵上百僚悚然知誥隱忍而已吁開國祚首啓宴樂台臣爲之酗酒晉史所謂我使庾純駡爾於席上爾又不改此之類也由是言之蓋非國祚延遠之兆耳知誥疾革以其子景達類己欲立之時景達爲成王居

守東都（東都揚州也）知誥乃密爲書以召景達使入將付後事醫官吳庭紹與知誥診候知其將終且召景達之事遂密告李景使人追回其書（時書已出泰淮門而追及之）俄而知誥殂景乃卽位其後吳庭紹遷內職入宰知其由（或云知誥在位嘗晝寢夢黃龍遶其殿檻使人視之報曰齊王抱小殿之柱而立知誥心喜乃定其儲位齊王卽景之初封也後爲吳王太子召景通卽位改曰璟後避周廟諱更名景以二說相異未詳孰是又嘗以其事質於江南一朝士曰非也徐溫旣與張顥將謀弑渥而先擇其嗣主而溫夢入宮中見白龍抱其殿柱明日早入果見渥弟渭衣白衣抱殿柱而立必乃定之非李氏事也）景在位嘗構一小殿謂之龜頭居常處之以視事人有偵其所在必問曰大家何在在龜

頭裏及後有內附之事人始悟焉景卽位改元保大壬子癸丑間有狂人遍揚州市詬駡市人待顯德三年總殺之又曰不得韓白二人殺之無噍類時朝廷廣順年也人皆莫測顯德之號俄而周太祖南郊改元顯德世宗襲位因仍其號至三年丙辰王師遂入淮南時韓侍衛令坤白太師重遇並爲戎帥王師旣入將屠其城而二公戢兵淮人得過江而南者尤衆悉如狂人之言周師未南征而淮南市井小兒嘗唱曰檀來也衆頗怪之及揚州建春門有鼉（鼉本陀音而俗謂之檀）出於水次衆以爲應

矣未幾王師入先鋒騎兵皆唱蕃歌其首句曰檀來也
方明其兆僞侍中周宗既阜於家財而販易每自淮上
通商以市中國羊馬及世宗將謀渡淮乃使軍中人蒙
一羊皮人執一馬僞爲商旅以渡浮橋而守繼以兵甲
遂入臨淮雖金陵弛於邊防亦周宗務於貪黷破國之
釁有若此者爲臣之惡不亦深乎煜景之次子本名從
嘉嗣僞位乃更今名有辭藻善書札頗亦有惠性而尚
奢侈嘗於宮中以銷金紅羅幕其壁以白銀釘瑇瑁而
押之又以綠鈿刷隔眼糊以紅羅種梅花於其外又於
花間設綵畫小木亭子纔容二座煜與愛姬周氏對酌
於其中如是數處每七夕延巧必命紅白羅百匹以爲月宮天河之狀一夕而罷乃散之
煜善音律造念家山及振金鈴曲破言者取要而言之
家山破金鈴破又建康染肆之牓多題曰天水碧尋而
皇家蕩平之悉前兆也天水碧因煜之內人染碧夕露於中庭爲露所染其色特好遂名之
初煜建隆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襲僞位於金陵因登
樓建金雞以肆赦太祖聞之大怒因問其進奏使陸昭
符符素辯給上頗憐之是日對曰此非金雞乃怪鳥耳
上大笑因而不問昭符之對雖涉滑稽而能取悅上情

免其君僭上之責亦其忠也

僞蜀先主建許州舞陽人也世爲餅師嘗葬其父乃發地數尺而瘞(鄉人卜葬皆以卽日求地開塋故也)其棺躍出有神人謂曰此天子之地女小民何容卜葬建不聽但瘞之棺復躍出如是者三乃得葬其後爲忠武軍部將討尙君長於山東力戰馬斃剖之得蛇於馬腹由是自負建初以唐朝之命析黎雅邛蜀四州爲永平軍節度旋領兩川封蜀王及梁太祖受禪乃僭大號梁祖以其俱爲唐朝勳舊不敢傲之又以岐隴不附欲假建爲腹背之患乃與之通和使介交質情好尤篤建初復書於梁祖曰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罕因開拓又曰俱非恃強逼禪皆以行道濟時云建在位有漢州人郭迴耕得古銅牌以獻有王建王元膺以下六十餘字建乃改其長子名元膺以應其事識者曰膺者胸也胸者凶也皆非吉兆俄而元膺以延巧之夕將請建宴於東宮遂謀作亂事發元膺伏誅乃立其少子鄭王衍是爲後主建在僞位十有二年凡五改元曰武成曰永平曰通正曰天漢曰光天仍以其僞號易錢文而鑄之(今惡錢中尚有)建急於督責雖

倉廩充溢（延博案而鑄之至倉廩充溢十九字據別本增入）而聚斂不已蜀中每春三月為蠶市至時貨易畢集闤闠塡委蜀人稱其繁盛而建嘗登樓望之見其貨桑栽者不一乃顧左右曰桑栽甚多儻稅之必獲厚利由是言出於外民懼盡伐其桑柘焉建末年苦於痢疾瘵楚尤劇但坐錦囊而疾中顧左右曰我見百姓無數列於牀前訴我曰重賦厚斂以致我傷害而死今已得訴於帝矣建曰我實不知外閒如此今如之何未幾而殂衍卽偽位荒淫酒色出入無度嘗以繒綵數萬段結為綵樓山上立宮殿亭閣一如居常棟宇之制衍宴樂其中或踰旬不下又別立一綵亭於山前列以金銀錡釜之屬取御廚食料烹燀於其閒衍凭綵樓以視之謂之當面廚綵山之前復穿一渠以通其宮中衍乘醉夜下綵山卽泛小龍舟於渠中使宮人乘短畫船倒執蠟炬千餘條逆照水面以迎其船歌樂之聲沸於渠上及抵宮中復酣宴至曉綵樓山遇風雨霜雪所損乃重易之無所愛惜又好擊鞠常引二錦障以翼之往往至於街市衍為步障所蔽而亦不知乃齊東昏高障之類也好戴大裁帽蓋欲混已

廷博案此處似有脫誤據蜀檮杌云衍所私行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戴大帽而人以爲泥首包羞之兆耳衍好燒香沈檀蘭麝之類芬馥氤氳晝夜不息既而厭之乃取皁角燒之其奢縱皆此類也初建立衍爲嗣鑄銅鐘於佛寺虡懸之其聲洪遠建乃謂其下曰吾立此鐘爲立太子故也今聲洪遠是必東宮將來之慶俄而纔及八日其鐘殞地龍首摧落建聞之不懌衍襲僞位果八年而亾國衍之末年率其母后等同幸青城至成都山上清宮隨駕宮人皆衣畫雲霞道服衍自製甘州曲辭親與宮人唱之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宮人皆應聲而和之衍之本意以神仙而在凡塵耳後衍降中原宮妓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語初莊宗即位與通好命客省使李嚴使於蜀衍建上清道宮塑元元及唐朝列帝宮中僞尊王子晉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塑其形仍塑建與衍侍立其側召嚴以觀之衍因備法駕行朝謁獻享之禮而亦享唐之列聖蜀人以爲朝唐之列聖蓋歸中原之兆也謁享之日蜀中士女夾道觀之珠翠簾幕爲之照耀及嚴回乃言可取之狀嘉王宗

壽者王氏宗室中最爲賢王嘗因重陽衍召宗室及近臣宴於宣華苑自旦至於繼火沈湎尤甚宗壽因以社稷之事言之涕淚交落而佞臣潘在迎顧在珣廷博案蜀檮杌作顧珣在字殆衍文韓昭等數輩以爲嘉王酒悲因爲諧謔笑玩而罷及蜀亾宗壽至洛表請以公禮葬衍朝廷因追封衍爲順正公出葬之日宗壽步從之尋爲淄州刺史復爲青州節度使以壽終蜀之王公亾國之後多所淪喪而宗壽獨保其終以見上天福善之道後唐既平蜀士乃以太原節度使孟知祥走馬入蜀以鎮撫之及明宗時安重誨用事知祥乃絕朝貢尋以長興五年遂僭大號初王氏在蜀建物宮殿皆紀大匠孟德名氏於梁鐵而終爲孟氏所處知祥僭號纔七月而終其子昶嗣僞位昶尚年少乃與其母后同宮數年餘遂遷新宮而居以其宮宇稍廣乃選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充之及有司引至後苑昶親選擇佳者亦賜諸王餘則縱去而民間懼其搜選皆立求媒伐而嫁之謂之驚婚焉昶之幼年有日者周元豹視之謂知祥曰此兒骨法非常宜愛之知祥不聽後又遣元豹同昶於戲劇之處熟視之既而

告曰此四十年偏霸之主非等閒也知祥始喜由是特加愛念昶之母后即後唐積慶公主之從軍也嘗在幷門累從征伐備歷艱難由是頗務慈儉常戒昶以固福壽爲懷而昶亦能稟之寢處惟紫羅帳紫碧綾帷褥而已無加錦繡之飾至於盥漱之具亦但用銀兼以黑漆木器耳每決死刑多所矜減而儉止一身仁唯容惡乃匹夫之小節耳然仁道至大元鑒孔昭及歸皇朝終訖天命遠視李氏近觀王衍禍福之道蓋相方焉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朝天又製新曲名之曰萬里朝天意謂萬里皆朝於己及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於京師乃萬里朝天之驗矣昶性畏懦在位唯每年春一拜知祥之陵及十一月誕日（偽號明慶節）幸佛寺燒香而已他無所適每出則乘步輦垂以重簾環結珠香囊垂於四角香聞數里人亦不能見其面（昶出外則以其輿輦崇飾奢麗居宮在內惟銅裝朱漆小輦而已）故三十年不南郊不放燈率由懼非常也昶後體重遂不乘馬內廄惟飼一打毬馬而久不按習亦不堪乘跨其餘名馬多屬之親王近臣耳

# 五國故事卷上



# 五國故事卷下

## 偽漢彭城氏

先主　巖　偽諡天皇大帝廟號高祖

第二主　玢　偽諡殤帝

第三主　晟　偽諡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

後主　鋹　入朝封恩赦侯殂封南越王

## 偽閩王氏

忠懿王審知　不僭號朝廷封閩王終諡忠懿

延鈞　僭位偽冊太祖

延翰　偽稱閩不僭帝號踰年而終無聞偽號

延鈞偽稱大閩皇帝偽號太宗　昶鈞子襲偽號偽謚康宗

延羲襲偽號爲朱氏所滅無閩偽號

延政建州僭號大商皇帝尋爲唐人所虜偽封光山王

宗屬王延稟　王延彬附

朱文進　卓儼明　李孺贇　婁從効

張漢思　陳洪進俱附

偽漢先主名巖後名龔後又名龑龑之字曰儼本無此字龔欲自大乃以龍天合成其字以其不典故不書其先上蔡人徙閩之仙游復還番禺因家焉父謙爲賀水鎮將既卒以其子隱嗣隱即巖之兄也先時唐末天下藩鎮不受代而薛王知柔以右門扈蹕功授廣帥丞相齊公徐彥若復代知柔隱皆迎納朝論嘉之尋自爲廣帥隱卒巖代其任初巖之正母韋氏頗妒聞其生乃仗劍於中門使取其兒至將殺之家人不敢匿乃持去既見之後劍輒墜地乃跪而抱之曰此我家之寶遂取爲己子梁朝命冊南平王以中原多事乃僭號改元乾亨封其子十有八人爲王九年八月白虹入其偽三清殿中頗憂畏中外震懼會有詞臣王宏欲說巖乃以白虹爲白龍見上賦以賀之巖大悅乃改元

白龍更名龔又改為龔（龔見前注）謙初為封州刺史而其母段氏生巖有日者視之謂謙曰公之諸子唯少者貴耳又巖性嚴酷果於殺戮每視事則垂簾於便殿使有司引罪人於殿下設其非法之具而屠膾之故有湯鑊鐵牀之獄又有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醋肌體腐爛尚能行立久之乃死其餘則鎚鋸互作血肉交飛腥穢之氣冤痛之聲充沸庭廡而巖之唇吻必垂涎及頤若嚙膏血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有司俟其復常乃引罪人而退蓋妖蜃毒龍之類非可待以人倫也巖暴政之外惟以治宮殿為務故作昭陽諸殿秀華諸宮皆極瓌麗昭陽殿以金為仰陽銀為地面簷楹榱桷亦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浸以眞珠又琢水晶琥珀為日月列於東西二樓之上巖親書其牓（已上見進士王宏昭陽殿賦詢之越人皆非虛也）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每引嶺行商以示奢（廷博案句似誤一本云每引嶺外行商以示奢侈）亦由之而稱強盛涼臺之寶不亦疎乎巖末年乃天福壬寅歲是歲夏四月避暑於甘泉宮時長星見乃宋孝武萬歲之說未幾而殂焉巖既卒子玢嗣位是為殤帝昏暴益甚為長夜之飲二年春

三月其弟晟因人之情乃使壯士夜以角觝進因而弑之於長春宮玢卒晟乃襲僞位改元應乾（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宣祖諱去之）江南李氏因湖湘之勢遂以兵侵其境爲晟所敗獲其敗卒盡滅去一臂以歸之江南由是絕南顧之意晟僻在一隅自爲強大以中國帝王爲洛州刺史每宴會則獨處殿庭之間侍宴臣僚皆結綵亭列坐於殿之兩隅宴酣則有司以檻獸而進兩傍翼以戈戟晟親持弓矢下殿有司引獸檻而前逡巡獸出移庭而上晟引弓射之兩旁戈戟競進獸乃斃其爲樂皆類此耳晟晩

年猜忌功臣宗室誅戮相繼陳道庠者嘗爲角觝以弑殤玢者晟既忌之欲其自退乃賜之漢紀一部庠受賜莫知其由因以問內侍鄧申申曰殺韓信醢彭越之謂也庠因稱疾晟聞之反怒申以漏泄乃兼誅之晟每誅親族其子皆鴆死女有色遂置嬪御之列晟之所爲雖蠻夷不足以論理而人倫之內實所忍聞焉鋹晟之長子也年十七襲僞位改元大寶委政內官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又引巫樊胡子自言玉皇大帝附其身服遠游冠妖言以陳禍福鋹於內殿設帷幄陳物玩以奉之

胡子爲大帝言謂鋹曰盧瓊仙等皆我命之以爲爾輔爾當盡心委之無得妄有疑慮鋹再拜而聽由是內外淫亂鋹踵父之奢縱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萬千末年野蕈生於宮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日作至於亾國焉鋹既爲天兵所敗其下乃燔爇府庫寶貨之外其眞珠至美者凡四十有六襲焉及至京師鋹乃自結眞珠龍鳳鞍靶以獻太祖謂羣臣曰聞鋹所貢悉皆手製其所善止如此不亾何待邪鋹在南越僞封衛





王及歸朝封恩赦侯旋改彭城郡公又進封衛國公及薨追封南越王焉吁彭城氏非積善之家以淫刑爲政加之內理無復禮度雖滅亾也而猶獲其令終者不亦幸乎

閩忠懿王諱審知光州固始人也長兄潮次兄珪及審知軍中號爲三龍皆以唐末起兵爲黃巢部伍巢敗乃領其衆入泉州旋自泉州復入福州初碎石僧爲讖辭曰巖高潮水沒潮退矢口出若言潮破福州陳巖而審知終嗣其地也潮嘗使曰者視己兄弟曰一个勝一个

審知方侍其側沾汙而退審知性儉約嘗衣紬一日袴敗乃取酒庫醡袋而補之又嘗使南方回者以玻瓈瓶獻之審知看玩久之因擲於地謂左右曰好奇尚異乃奢侈之本今沮之貴後代無爲漸也或云延鈞僭立以御服被於審知之廟審知寓夢於延鈞責之不肎服延翰審知子也襲父位踰年而終翰妻博陵氏之女性悍妒而殘忍嘗以練縛婢侍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摑人一旦盛暑天無纖雲而霆雹擊博陵斃於中庭或曰忠懿暴終博陵之鴆故也延鈞審知次子延翰弒遂襲其位無奇能政其初數年頗亦善守比及季運乃僭稱大號號國曰大閩改元龍啓卽位日既被袞冕遂恍惚不能自知久之方蘇乃心許飯僧三百萬繕經三百藏尋而稍安乃訖其禮復於諸寺賽所許願文疏中明述其事聞者哂之曰大閩之應天順人有如此者延鈞既僭位改名鏻鏻將死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盆水吸之俄盡又芝生殿門俄而遇弒鏻死金陵以閩人語訛戲之因送綾遂以爲花絹意以鏻爲綾避其諱也鈞初議僭號不欲盡兼尊欲爲閩國皇僞翰林學士周

維岳進曰陛下欲稱國皇臣亦止稱翰林學又爲赦書
有日行五十里之諺聞者哂之延稟者審知之養子眇
一目人亦謂之獨眼龍延鈞[redacted]兄也翰既死稟自泉州
率兵而至因延鈞爲主自還泉州將行謂鈞曰善守之
無煩老兄再至鈞憾其言後因詐疾以死訃於稟稟復
來遂以兵迎於南臺江艬之舟中取其首至而責之曰
果煩老兄再至矣因梟之無諸市稟之子繼昇繼倫皆
奔浙中初延稟自光山赴建州人一山寺劫掠有僧但
誦法華經見稟不起稟怒殺之後常見僧現其形細視

之乃延鈞耳稟由是心疑至是果驗其冤昶本名繼鵬
僞封福王即鈞之長子也鈞既爲皇城使李倣所弑而
立昶昶遂改元通文性狂狷嘗欲練兵襲金陵乃於殿
庭設大砂羅於射堋示衆曰一發中之當平定江南射
堋去庭堦纔五六十步砂羅復甚大果一發中之其下
皆賀曰此一箭定天下矣遂發兵至於境上金陵聞之
無所詬責但曰憫其有此大志耳昶立而忠懿王之勳
舊恐屏去之衙兵先號威武軍者亦棄不用威武軍忠
懿王之親兵也以軍額而名之因召市井屠沽輩別立

宸衛軍名衣以羅繻銀帶飲食之器悉皆中金所給俸賜復數倍於威武威武頗怒一日潛匣劍遂取延義於私第而立之延義審知第二十八子也先時得罪於昶昶因之私第有庭石一根一日有白煙一穗起於石上久之方散延義懼乃密召道士陳守元郎僞號陳天師者也使禳剋之守元曰未必不爲嘉兆也是夕兵至其門而迎之延義謂昶使人收之乃逃於厠中久方出延義即位改元永隆移書於鄰國曰六軍踴躍於門前羣臣懽呼於日下是也延義在位爲長夜之飲鍛銀葉爲酒杯以賜飲羣下銀葉既柔弱因目之爲冬瓜片又名之曰醉如泥酒既盈卽不許復置他所惟飲盡乃可舍自宗室洎宰臣而下多以拒命見誅嘗一夕醉甚命其僞宰相李準棄市而準方大醉臥於市中唯呼其婢春鶯而已行刑者不敢殺因致之非所明日延義視朝使召準左右以夜來之命對之延義都不能知乃急召仍復其位是日又宴翰林學士周維岳復被怒下獄獄吏拂榻而迎之曰尙書無苦憂昨夕相公方宿此今亦無恙旣醒果然又嘗會飲極酣　侍者皆退惟義與維

岳在坐因顧左右曰維岳身軀甚小而能飲知許酒左右對曰臣聞酒有別腸非可以肌體而論之延羲欣然曰果有別腸卽使捜維岳下殿將取別腸視之左右替對曰今侍奉飲樂唯維岳最有殊量取其別腸是無可陪奉者延羲然之遂獲免其荒淫暴虐率皆此類延羲末年爲僞客省使朱文進所弒遇弒之日延羲將與其僞妃上官出上官之私第（延博案別本出字下增氏字下增幸字）首簪數花自九龍殿褰簾而出三爲簾所拂花墜於地延羲復整花上馬馬驚躍不能上者數四既而不踰數步爲衛士以金鎗而害之閩人每出衛仗必木爲刃以四金鎗衛於馬前至是乃以此爲亂王氏遂滅忠懿嘗問懿山僧國祚脩短僧曰大王騎馬來騎馬去忠懿以丙午得閩至開運丙午歲而國亡其言驗矣延政延羲弟也延羲卽位乃請以建州爲威武軍延羲不許因授延　爲建州鎭安軍節度使延政乃自更爲鎭武後復僭號稱大商皇帝改元天德以其廳爲太和殿雖服赭袍而卑晩參衙及見四方使介如藩郡之禮延羲遇害閩人有迎延政於建州者會延政爲淮兵所攻不能下使其子

繼雄至復爲文進拒而殺之延政終歸於江南封自在
王尋改光山王終鄱陽焉延彬圭之子忠懿之猶子也
圭死襲其父封於泉州頗與延鈞篤兄弟之分性多藝
而奢縱日服一巾櫛日易一汗衫既醉必以龍腦數器
覆之無病則亭午方起能爲詩亦好談佛理詩人禪客
謁見多爲所沮宅中聲妓皆北人將求妙必圖已形而
書其歌詩於圖側曰才如此貌如此以是冀其見慕初
圭領兵至泉州舍於開　寺始生延彬於寺之　堂既
生而有白雀一棲於堂中迄延彬之終方失其所在凡

三十年仍歲豐稔每發蠻船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
侍郎進士徐寅嘗爲人生幾何賦云任是三皇五帝不
死何歸後因倚合求藥於延彬延彬卽書其賦辭於紙
尾而報之其風味又類此也朝廷授延彬雲州節度使
及卒復贈侍中葬雲臺山迄今閩人謂之雲臺侍中其
詩有尤者曰兩衙前後訟堂清軟錦披袍擁鼻行雨後
綠苔侵履跡春深紅杏鎖鶯聲因攜久醞松醪酒自煮
新抽竹筍羹也觧爲詩也爲政儂家何似謝宣城人多
誦之

僞朱文進者王氏時爲客省使既弒其君延義乃稱藩
於朝廷行　天福年號朝廷授文進福州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閩國王泉州指揮使婁從效
殺文進所署刺史黃紹頗以王繼勳代之遙應建州文
進發兵攻之爲泉人所敗連重遇乃殺文進傳首建州
以從子繼昌來守福州爲淮兵所阻不得進指揮使李
孺贇乃推僧卓儼明爲主卓儼明本神光寺僧住上方
達將自立李孺贇本名達○廷博案孺贇本名宏達賜名宏義今云本名達及後云賜名義者皆避宋宣祖諱如前僞漢第三主晟之例也攷十國春秋又作仁達蓋亦宋時例改如表忠觀碑稱忠獻爲仁佐是也并附識之○又案玉壺清話以儼明懼人情不附乃爲嵒明及稱李義爲內臣未詳孰是
假立之示衆曰儼明在神光寺上方嘗睡菴中有赤蛇
出入其鼻中此異人也當迎立之衆從其議未幾殺之
遂自立既自立乃表朝廷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福
建節度使知閩國事復求爵於朝廷不允遂歸江南編
入屬籍賜名義預其僞皇子之列紀而召之使入覲孺
贇復不聽命遂爲江南所攻告急於浙兵救之圍解乃
覲於浙改孺贇未幾還本任復謀叛爲浙兵所戮其弟
孺賓亦誅焉婁從効泉州桃林人也父諱璋初與董思

安張漢思陳洪進等俱爲本州偏將及朱文進篡滅王
氏以其將黃紹頗守泉州從効等因殺紹頗而立王繼
勳以應建州文進舉兵攻之不克及江南䎗建州從効
首請　江南之命累授從效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
泉州清源軍節度使鄂國公十數年間頗亦強盛建隆
壬戌歲從効自五月發疽至於七月不愈中外音問不
通羣校頗有異議一日先鋒指揮使王亾名請入省疾
而從効危篤乃以鬭踣之延博案宋史但云疽發背死從効死衆立
張漢思爲帥以洪進副之使王亾名出守漳州不聽又
還戍蒲田亦不聽因使衆擊之垂囚送同安縣覊縻之
未幾而斃初從效有泉南之地洪進爲其大將與張漢
思同列從效死漢思有其郡且請節制於江南以洪進
爲節度副使而頗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進飲而地
震漢思惶惑洪進遂起出他日洪進率子弟徑入衙署
取其符印而廢之送家莊洪進因請命於朝廷授以平
海軍節度使太宗即位乃脩朝覲改授徐州節鎮兼使
相封岐國公終贈中書令謚曰忠順

五國故事卷下

陸敕先借鈔訖

錢遵皇錄過

壬寅仲春初九日閲丁劍光閣　唐卿識

趙前之借錄

右五國故事上下卷分紀楊行密李昪王建孟知祥劉巖王審知六國事而末附以朱文進諸人其曰五國者合前後蜀爲一國也鄭氏通志列之霸史不著撰人姓氏按卷中以留從效作婁從效徵之楓窗小牘云錢武肅辟羅昭諫書曰仲宣遠託婁荊州以婁代劉避武肅嫌名也則此書蓋吳越閒人所著故於諸國皆書姓而漢獨稱彭城氏與林埛等撰吳越備史同例又其証也向無刊本傳鈔多謬如下卷漢先主名巖後名龔注云後又名龑傳本脫去龑字又誤

注文後字爲俊康熙閒吾宗志伊太史撰十國春秋據其本遂云一名俊復注云無攷不知爲後字之訛也又任臣採錄此書最詳獨遺徐知誥取知客綃巾及王延義褰幃整花二事細案之亦他本所佚也此冊爲明代劍光閣舊鈔較他本爲勝江南藏書家多從借錄題名具存有足徵者鮑君以文喜刊異書以家所藏爲未善請以付梓固予素志也喜綴數語輟而贈之

乾隆癸巳仲春三月仁和吳長元書於池北草堂